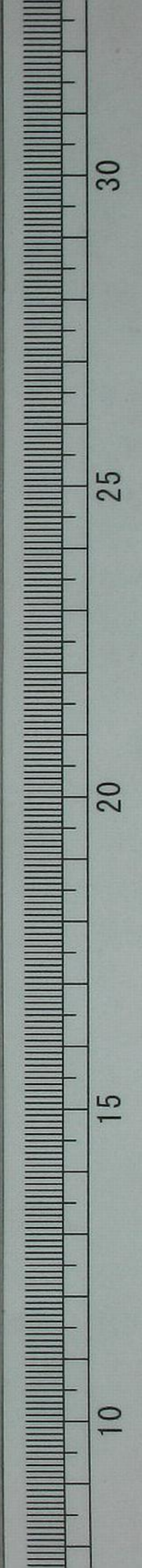


1-6

尊
張
肉
説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0
1



天聖明道
本國語

010190612649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丈文將

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並侵擾不能讀

書壬子乃避居於蘓頗多同志黃君堯圃其一也常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願

君千里細意校出讀之始知外間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躐奪漏舛錯乖異皆傳

校而共其真者也今年堯圃用原鈔付梓以公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

惠松屋先生用吳企晉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傳今刻本間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

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校定自任

者出焉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為瑕指瑕為瑜而此類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

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端然獨存其謬誤

誠當為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為公序所采是以堯圃附之改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

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

治邪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為適不聞以擅改為適也余既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

得是書之難堯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為最古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胄而下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替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債鄭語依時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確此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音而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槧正未免失之補疏至如荆媯之譌為荆媯補音初無荆字是公序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荆之必為荆予嘗論古本可實古本而善乃真實於此本見之矣吳門黃孝廉堯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實於斯世乃令善工重彫以行別為札記志其異同凡字畫行款壹從其舊即審知豕亥爛脫但於札記正之而不易本文益用鄭康成注樂記中庸之例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遂失其傳予嘗病之讀堯圃斯刻歎其先得我心可以矯近世輕改古書之弊其為功又不獨在一書而已也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擴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行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憐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周語上
魯四下
齊一六
楚十七上
吳十九
晉武七獻八惠九文十襄十一
厲十二悼十三平十四昭十五
越二十一上二
鄭十六
楚十七上
吳十九
越二十一上二

國語卷第一

韋氏解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公謀父字也傳曰凡將

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威畏也

觀則玩 玩則無震 震懼也 是故周公之頌曰 文公周公之誥也頌時邁之詩也武

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 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載則也干楛也戈戟也橐韜也言天下已

定聚斂其于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懿美也

阜其財求 阜大也其財求而利其器用 器兵甲也用未報之屬也 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

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滋益也 昔我先王世后稷 后君也稷官也

以服事虞夏 虞夏謂堯舜禹湯也 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 棄廢也稷謂啓子大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

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 失稷官也 不密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也 而自宮胤于戎狄之間 宮胤也胤封棄

敦篤奉以忠信亦世載德不忝前人 忝前人也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知之以慈和事

神保民莫弗欣喜 保養也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 商殷之本號也帝辛紂 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

于商牧 戴秦也戎兵也 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恤憂也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甸服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侯甸男采衛蠻夷

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固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

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康公之母使進於王夫獸三為羣自三以上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聚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公行下眾公諸侯也下眾不敢誣眾也禮國君下御位遇眾則式禮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夫聚美之物也眾以

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小醜備物終必亡終取之必亡康公不獻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一年王滅密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為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言

防川防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取亂害於上也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

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瞽獻

曲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也史獻書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瞽賦無眸子曰瞽賦公卿矇誦矇矇子而無目

百工諫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也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近臣盡規近臣謂嬖

親戚補察補謂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教誨瞽樂大師也史也掌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也者艾

修之替艾師傳也師傳修理替史之教以關於王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

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能幾何言不久也王不

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伯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王室其將卑乎甲微也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

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生於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極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

民莫匪爾極頌頌頌頌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蒸氣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

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章也陳布也錫賜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

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也

邵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也及至今殺王

子王其以我為對音對音而怒乎殺王子命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對君諸侯也在險之中不當對對謂若晉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怨

錄

巫

瞽史

而不怒況事王乎怒心望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莊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末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古也號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弟號仲之後

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上帝之來盛於是乎出出於豐稔也民之蕃庶

於是乎生蕃息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殖長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是故稷爲大官稷之職爲大官也古者太史順時視

脈音土陽瘡憤盈土氣震發視也瘡厚也憤積也農祥辰正農祥辰正謂立春之日辰

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長胃先時九日先立太史告稷曰自

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也膏潤也其弗震弗渝脉其滿膏

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稷以告以太史之王曰史帥陽官以

命我司事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王其祗被監農不易祗敬也波齊戒祗

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也先時五日先耕誓告有協風至誓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

即齋宮所齋之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王乃淳反純濯饗醴濯沃也濯醴也饗飲也

及期期耕鬱人薦鬯鬱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犧人薦醴犧人司樽王裸鬯王裸鬯

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太史贊王贊導王劬從之王耕一墾

鑄伐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墾一耦之發也班廣五寸二耦爲耦一耦之發庶民終于千畝終盡耕其后稷省息并功

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宰膳夫大夫膳夫扶員王王歆

大牢款饗班嘗之夫也公卿大庶人終食終畢是日也誓帥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

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廟御廟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而時布之于典布賦稷則徧誠

百姓紀農協功紀謂綜理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執事也明堂月令曰日

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罪也乃命其旅曰徇徇衆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正再之農正

之佐田畷也后稷三之農官之君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太保六之太師七之

三公佐王論道汎監衆官故次農師太史八之太史掌達官府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禮禮若王

耨穫亦如之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也

財用不之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

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功賈神

之祀而困民之財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

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裔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子孫戲公之子武公教也王立戲以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

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

於樊

國語 卷一

太史

陽官

陽官

禮記

禮記

太史

陽官

陽官

太史

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

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墜言先王立長之命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

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則廢命也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

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魯公也而立伯御伯御魯侯也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魯公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睦宣王欲得國子之能

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樊穆仲曰

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猶魯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魯侯也賦事行刑

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

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山父諫曰民不

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協司商

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牧協職周禮牧

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王治農於籍籍籍於蒐于農隙

於畢時春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也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烝秋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并也月狩

惡事也言王不謂其眾少而大料數之是示臨政示少諸侯避之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

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幽王在焉鎬京之近也三川渭洛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烝烝并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地震陰陽相迫氣動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陰陰所

陽失而在陰陰在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

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終於

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也邊伯石速荊為國出王而立子頹子頹周大夫子頹莊王之少子王姚之

樂及編舞編舞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舜曰韶鄭厲公見虢叔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也曰

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息樂禍也

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

國語

卷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

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圍門南門也二殺子頽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降謂下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也嘗于國時

曰是何故固有之乎猶事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

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

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神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不

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亡也回祿信

於聆音禽隧回祿火神孫宿為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禱杙也過信曰次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

野周之興也獄鴛鴦鳴於岐山三君云鴛鴦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鄆鄆京也杜國

後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于圃田中圃田在河東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王曰今是

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氣也協合也丹朱

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

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壹心依憑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

號土言神在號號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適淫而得

神是謂貪禍禍以貪取今號少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

奉犧牲次米盛玉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無有祈

也祈求也勿有求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今其甬見甬後也謂丹神之見

也不過其物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帥傅氏及祝史傳氏狸姓

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王鬯鬯酒之主長尺二寸有內史過從至號從從太宰而往也太史不掌

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號之祝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

必禍之潔祀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其精意以享禋也享獻慈保庶民親

也慈愛也今號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逞使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

十九年晉取統惠王十九年魯

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邵公過邵穆公之後邵武

賜之命圭以圭瑞節也呂甥郟芮相晉侯不敬呂甥郟芮皆晉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信

天子器則尚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嗣也且呂郟將不

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后非衆無與守邦

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眾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國之

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余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

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衆也是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

丹朱之說
海榮傳說
南春秋
七和
後經前
左傳
右傳

左傳
後十一
右傳

禮

被檢也 考中 度衷以莅之 莅臨也考中省已之中心 昭明物則以訓之 物事也制義庶孚以行之

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 被除其心精也精潔也 考中度衷忠也 忠怒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

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

即位而背外內之賂 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不之田 虐其處者棄其信也 虐其處者殺 不敬王命棄

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故不以事 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 禮信也 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 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 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位著 音音 以備其官 中庭之左右曰位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

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 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 為贊幣瑞節以鎮之 鎮重也贊六贊也

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 為班爵貴賤以列之 為班爵貴賤以列之 班次 為今聞嘉譽以聲之 謂有功德

命述其功美進 猶有敬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 於是乎有繼夷之國 逐為夷蠻 有斧鉞刀墨之民 斧鉞大刑也刀墨謂

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 嗣嫡也 豐豐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 也保守也

若將廣其心 廣其心故 而遠其隣 背秦 陵其民 虐其 而卑其上 不敬王

將何以固守 守守 夫執王卑替其執贊也 替廢也廢執 拜不稽首誣其王也 誣罔也誣民

贖無鎮 鎮重也無 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 恒常也事象 任重享大者必速及 速及於

晉侯誣王入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

大臣呂卻也享之 襄王三年而立晉侯 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 八年而隕於韓 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秦怨惠公

言食也阿隨也 獲晉侯以歸隕其師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君 子孫也惠公卒子圍嗣立秦穆公納公子

徒三月而復之也 秦人殺子金子公 子金子錫子公都南之子也 子圍也惠公卒子圍嗣立秦穆公納公子

重耳晉人刺懷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史晉文公命 太宰文公王卿士子虎也內史與內史叔與也晉文公獻公之

上卿逆於境 逆迎 晉侯郊勞 郊迎用 館諸宗廟 館舍也舍於宗 饋九牢 牛羊豕豕為一牢 設庭

燎 設大燭於庭 及期命于武宮 期將士之日也武宮文公 設桑主布几筵 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

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 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 說云

不欲繼惠也故立獻公之主目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筵席也 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端委委見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 太宰以王命命冕服 冕大冠 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 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 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發餞也

三以王命命文公文 贈之禮也餞謂郊送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受王命 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

以侯伯侍之禮而又加之宴好也太宰上卿也而言公昔兼之也 君必霸逆王命敬 謂上卿逆於境 奉禮義成 謂三讓實饗也 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

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 導訓 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 言能行禮則 忠所

以分也 心忠則 仁所以行也 仁行則 信所以守也 信守則 義所以節也 制義之 忠分則均仁行

禮

禮天子播大圭執鎮圭纁纁五就以春分朝日秋 禮天子播大圭執鎮圭纁纁五就以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也 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 言不敢 大夫士日恪

位著 音音 以備其官 中庭之左右曰位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

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 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 為贊幣瑞節以鎮之 鎮重也贊六贊也

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 為班爵貴賤以列之 為班爵貴賤以列之 班次 為今聞嘉譽以聲之 謂有功德

命述其功美進 猶有敬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 於是乎有繼夷之國 逐為夷蠻 有斧鉞刀墨之民 斧鉞大刑也刀墨謂

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 嗣嫡也 豐豐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 也保守也

若將廣其心 廣其心故 而遠其隣 背秦 陵其民 虐其 而卑其上 不敬王

將何以固守 守守 夫執王卑替其執贊也 替廢也廢執 拜不稽首誣其王也 誣罔也誣民

贖無鎮 鎮重也無 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 恒常也事象 任重享大者必速及 速及於

晉侯誣王入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

大臣呂卻也享之 襄王三年而立晉侯 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 八年而隕於韓 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秦怨惠公

言食也阿隨也 獲晉侯以歸隕其師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君 子孫也惠公卒子圍嗣立秦穆公納公子

徒三月而復之也 秦人殺子金子公 子金子錫子公都南之子也 子圍也惠公卒子圍嗣立秦穆公納公子

重耳晉人刺懷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史晉文公命 太宰文公王卿士子虎也內史與內史叔與也晉文公獻公之

上卿逆於境 逆迎 晉侯郊勞 郊迎用 館諸宗廟 館舍也舍於宗 饋九牢 牛羊豕豕為一牢 設庭

燎 設大燭於庭 及期命于武宮 期將士之日也武宮文公 設桑主布几筵 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

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 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 說云

不欲繼惠也故立獻公之主目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筵席也 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端委委見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 太宰以王命命冕服 冕大冠 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 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 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發餞也

三以王命命文公文 贈之禮也餞謂郊送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受王命 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

以侯伯侍之禮而又加之宴好也太宰上卿也而言公昔兼之也 君必霸逆王命敬 謂上卿逆於境 奉禮義成 謂三讓實饗也 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

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 導訓 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 言能行禮則 忠所

以分也 心忠則 仁所以行也 仁行則 信所以守也 信守則 義所以節也 制義之 忠分則均仁行

禮

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置守固不偷偷苟也節度不摧摧商也

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摧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

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仁也昭謂施三謂三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疲義也疲病臣入晉境四者不失

也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音音人必豐音音王從之使

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嬀有寵生子帶

王發魏氏周大夫顏叔桃子秦子帶以狄師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齊復之文通於襄王之后魏氏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

盟襄王二十一年魯魯信二十八年也衡雍踐土皆鄭地在河內也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也文公以倍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於城濮

伯賜晉侯大駟戎駟之服形弓彤矢百旅引十旅天子相也一曰虎賁三百人也於是乎始霸朝也

卷第二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魯信之二十鄭人伐滑滑鄭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師還王使游孫伯詰

滑游孫伯詰大鄭人執之鄭人又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焉公謂王怒將以狄伐鄭狄隗姓富辰諫曰不

可富辰周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閱侮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遠恨猶周文公之詩曰兄弟

閱于牆外德其侮文公之詩若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詩是也所以閱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棠棣也言雖相與

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之叔父也皆恭惠王而立惠

也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廢也詩云忘我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

他徵召也他謂翟人伐鄭也徵於他利乃外矣外利在章怨外利不義章明棄親即狄不祥祥善也棄親出

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

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三仁義故

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

王降狄師以伐鄭降下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

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內要得偶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其無乃階禍乎禍

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也之後大任王把繒由大把繒二國姓夏禹之後

武王之武王之齊許由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陳由大陳嬀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昔隲之亡也由仲任隲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為隲夫人

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密須由伯伯姑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闞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

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密須由伯甲也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也

由叔鄭姓之國叔姁同姓之女為鄭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明由鄭明姓文王之子

鄭明姓文王之子明由鄭明姓文王之子

夫人同姓相娶猶魯昭公息由陳嬀嬀之國陳嬀嬀女為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嬀嬀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

娶於吳亦其嬀姓所以亡也

鄧由楚曼曼曼曼女為楚武王夫人人生文王文王

羅由季姬羅姬姓之國季姬姬氏

盧由荆嬀嬀嬀嬀姓之國

明賢庸勲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勲功也長老尚齒也

愛親也禮新新來過親舊舊君之故

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也

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

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

若七德離判民乃摧商貳

王室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

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

棄舊也

能有濟也

狼也不可厭也

十八年王黜狄后

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

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

以地

百神之祀

有寧宇

內官不過九御

外官不過九口

章

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

王之犬物以賞私德

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

叔父若能光裕

猶非我一人也

文雖當私賞

猶非我一人也

猶非我一人也

猶非我一人也

猶非我一人也

猶非我一人也

猶非我一人也

猶非我一人也

禮

禮

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張也備物余一人其流辟流放也言將辟於荒若由

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與王

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若不

然叔父有地而墜焉自制以余安能知之所不敢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晉侯圍之倉葛呼

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柔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叛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祊門謂之祊

度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為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未承命君若

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頓玩也

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

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和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

後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也晉侯使欒黶衛侯不死魯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晉僖之三十三年也秦師秦大左右皆免胄而

有譟滿周大夫王孫之名也譟猶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起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

則脫脫脫也謂不戰而散也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秦師無適是道廢也道廢是行也

秦師還鄭商覺之橋以鄭伯之命搗之故還也晉人敗諸峭獲其三帥丙術視峭晉地名在今農三帥秦三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伯之子景公也隨會定王身之簡丞之子定王掄也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隨曰吾聞王室之禮無

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言告王也王召士季季范武之子曰子

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丞全其牲體而升之凡郊禘皆血腥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為房大俎也詩

禮禮也

後行有記

左傳三

禮

云邊豆大房謂牛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脩烝脩烝謂之折俎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修舊德以將王室將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饌禘焉禘半體也禘全也

也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也舊職故事前好先王之好也且唯戎狄則有體薦

之也夫戎狄冒沒輕僥貪而不讓冒沒觸也沒入也僥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

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也故坐諸門外而使吾人體委與之吾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女今我王室

之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也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無亦擇其柔嘉柔嘉無亦不美也

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實粟稷稌之屬也修其簠簋修備也簠簋也奉其

犧象犧樽飾以犧牛象樽以象骨為飾也出其樽彝樽彝皆受酒之器也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腊腸胃為一列膚特於東淨其巾

冪冪淨潔也巾冪帛所覆樽彝也酌其被除猶掃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加之豆也其實芹酬敝布宴貨酬報也聘有酬實束帛之禮也其宴束帛為好謂之宴貨也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子然其效

戎狄也子然全體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饌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

也大德大功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并也飫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歲行禮也

不至於懈倦也時宴不淫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於淫酒也月會會計也計月之經用也旬修旬十日之內所成也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其禮也服物昭

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也周旋序順周旋容止也序

順於禮也容貌有崇崇飾也容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畏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實志五色精

心五色之章所以異於禮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五莖我紀五莖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和

同可觀饋蒸故可饗食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厚意故可嘉也則順而德建則法也古之善禮

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武子隨會也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之禮殷周也於

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晉奉執以為常也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也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通楚經陳也是

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以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廟也

候不在疆候候人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障也古不實川不梁流曰川梁梁也古不防川故梁

也之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直為城守之用也

墾田若執發田墾田猶執時言其稀少若藝物也饒宰不致飶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饒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

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不為廬舍可以寄寓羈旅之客也縣無施舍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負任之廬也民將築臺於夏氏民陳國之人及至也陳靈公歸後

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家也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及至也陳靈公歸後

也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

於其私士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也見者朝見東方建

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閒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寒露之

皆理解也木之枝節也馬見而隕霜謂霜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也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

具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干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不作

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

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疆有寓望疆境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入土野無奧草皆變辟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求

田在草閒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作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

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軌端節為候人為導導實至於朝出卿出郊勞聘禮曰勞至近郊使

除門門尹司門也除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實將有司里授館司里授客之館所當館

徒具徒役修道司空視塗險塗司寇詰盜詰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甸人積薪甸人掌薪

火師監燎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饗致饗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陳芻芻

其吏貢國之賔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蒞事上卿監之

命以為過賔於陳假道為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天道

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為也無即愾淫愾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休

姓矣乎御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棄去衣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簡略也若廢其教而棄

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猶恐落墜也若廢其教而棄

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居大國之間楚也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季文子孟獻子皆儉

東門其亡乎言其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

時也濟成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

時而動則無效也教施而宜則徧惠以和民則阜也厚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故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有餘故所以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憂無之憂憂且遠驕慢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也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厥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也用足則族可以庇庇庇復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履也二子者侈侈則不恤

價價而不恤憂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也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若比孟猶可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妻母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十六年魯宣公卒

宣之十八年也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命使出必有禮贊私觀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山相告子家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殁晉使於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公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三君也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殁

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也宣伯也宣伯也通於宣王夫人穆姜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也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幣薄而言

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負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

善也且財不給給共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猛毅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

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私無加賜也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鄆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敗之戰于鄆在魯成十六年也使卻至告慶于周卻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誰之子居溫季也告慶以勝楚未將事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好貨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郤桓公與之語郤桓公王郤公

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尊晉侯使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言戰勝楚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樂武德薄而以地賂諸侯

其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也幼弱司馬子反也建立鄉士而不用

其言四也別士子譽表子譽表不飲其月晉楚王不聽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罪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樂書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晉有信故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背

之韓厥將下軍智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旅眾也剛強也

禮

晉有得民二也軍帥強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
 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范不欲我則強之
 戰而勝是吾力也謂師至百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軍無計謀也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能獲鄭伯而赦
 之仁也而得以下師至曰傷國者有刑乃止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政也吾曰子則賢矣
 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外為正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此
 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前得師至四人之言已之特優於彼四人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
 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下莫敢陵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病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也
 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底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底猶底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底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後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傷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為己力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也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也以美我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也玄田義豐功謂之仁謂若魯桓公也若狐偃輔晉文也若狐偃輔晉文也茲仁為佻以茲為行仁為佻也茲禮為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也茲勇為賊謂逐楚卒也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和平也順義順至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為果毅果為毅也制朝以序謂朝也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也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叛國即讎佻也叛其國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扶其上也遠於得政矣替慶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違避也
 言其敬 卻至歸明年死難明年當成十七年也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也使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也

禮

禮

卷第三

周語下

韋氏解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也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襄公王卿也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也晉卻錡見其語犯卻錡晉卿卻克之子卻欒見其語迂卻欒晉卿卻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迴加証於人也卻至見其語伐卻至晉卿欒之弟溫季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欒之譖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惡者盡其心意善惡者盡其心意善惡者盡其心意善惡者盡其心意善

語

卷三

百

大

禮

智也

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氏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鉅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懼待於壞墮備守而後行故不及戰卻擊受僑如之路為之措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墮將以待勝者晉侯

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乎對曰吾非

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大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掌知天時與大師同車皆知天道也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

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體不勤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也

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諛諛也言日絕其宜也足高日乘其德

德踐履也動口以底信底覆也言行相覆為信也耳以聽淫日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夫目以處義足以踐

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欒平也復有五步也是為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目以處義足以踐

與焉禍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也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偏於晉

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謂叔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利而不義通於穆姜逐季孟而專魯國也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自放也放之者若何也魯

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也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厲公既殺三郤樂書中行偃懼誅厲公而殺之於正鄭氏也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翼晉別都也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不得同喪也齊人殺國武子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剋于靈公之母聲孟于國佐召慶剋而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也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誣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也

視無還睛轉復反聽無聳不聳耳言無遠遠謂非耳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言忠必及意自出心意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為義言智必及事能處事

言勇必及制以義為制也勇而不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則言惠必及和和惠睦乃為親愛也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慶福也

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得天下也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摠名也恭者其忠文之實也忠文之實

也忠自中出故為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智文之實也智所以實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象天能敬言能則天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己之意思身能信思誠其

也慈愛讓文之材也材用象天能敬言能則天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己之意思身能信思誠其信也易曰體信信也易曰體信愛人能仁言愛人乃利制能義以利為制事建能智能處立百帥義能勇義修

國語

卷三

十四

天六地五

乾之否

大復

不墮山

昔共工棄此道也

類百則

而行故能勇君子昭顯也尊而顯施辯能教辨明之故能教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推敵

能讓與己體敵猶推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

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言無遠

慎也夫正德之道也德之端也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言無遠

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慎成端正德為晉休戚不肯

本也休喜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

其次必此謂成公已往為晉君後之不知不知最後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

使有晉國規畫也三而界驩之孫界子也三世為晉君而更子驩之孫也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故名之曰黑臀

於今再矣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三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殺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

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

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龍表焉龍表也三合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

協朕卜龍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言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以三龍表也

早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周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穀洛闕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

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崇高也穀水穀水也不防川防障也不窺澤澤居水也窺

夫土之聚也聚聚物也高山不崇崇高也穀水穀水也不防川防障也不窺澤澤居水也窺

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塘汙庫以鍾其美鍾聚

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所歸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之

價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

昔共工棄此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

虞于湛樂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堙壅也高謂山

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有虞舜也鯀禹父崇伯鯀

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今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釐改制量釐理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

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准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共之從孫四嶽佐之共共工也從孫

豐物 鍾聚音水潦所 封崇九山 謂封崇凡此諸侯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數澤也 決汨九川 汨通

故天無伏陰 伏陰夏有 地無散陽 散陽李梅 水無沈氣 沈伏也無伏 火無災燿 燿炎起貌也天 神無

閒行 閒行神淫 民無淫心 無淫淫之心也 時無逆數 逆數四時寒 物無害生 害嘉穀也 帥象禹

之功度之于軌儀 軌儀也儀法也 莫非嘉績克厭帝心 謂禹與四嶽也嘉善也績 皇天去嘉之祚以

天下 不敬也論語曰帝臣 賜姓曰妣氏曰有夏 妣賜禹姓曰 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賜姓曰妣氏曰

不替其典 典常也 有夏雖 衰祀鄩猶在 祀鄩二國夏後也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申呂四嶽

惟淫之心間之 惟淫開代也以慢淫之 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 絕後無主 湮替隸圉

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 義且 不儀生物之則 儀准 以殄滅無消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

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 忠信之心 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 順四時之 和於民神而儀於物

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 明也融長也 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附隨 若啓先王之遺訓

廢者必有共鮫之敗焉 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避遠 而滑夫二川之神 滑亂 使至於

爭明以妨王宮 明精 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亂人狂悖怨亂之人

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詩大雅桑柔之三章 騶駟行貌鳥隼曰旒 翩亂曰旒 翩亂不泯之意夷

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桑柔之十一章 寧安也荼苦也言民 疾王之貪亂安為苦毒之行也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

彌章 彌猶然也懼也彌猶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 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 王將防闕

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闕也 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 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至于今未弭 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屬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 我又章之懼長及子

孫王室其愈卑乎 其若之何 自后稷以來寧亂 寧安也竟時洪水黎民阻 及文武成康而僅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世猶其

節皇僕羌弗毀喻公非高園 亞圉公叔祖類太王季文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康并上十五 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 王也謂厲宣幽平桓敬僖惠襄頃匡定簡靈也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至景王

朝夕傲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 少猶裁也光明也 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

國語

吾

卷三

二

陽陽

也

也

也

也

民神

也

民神

之輔明也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鏡也黎九黎苗三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顛頊滅之也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湯武滅之也

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四方也謂逆四時之令也而蔑棄五則蔑滅也則法

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也謂象天儀

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

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室大亂京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及定王王室遂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

禮

史佚周文武時
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
祭器無彤鏤儉也
身聳除潔除治也
外內齊給敬也

詩

成王不與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

國語

卷三

十一

哲之謂也古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單單氏世也闕他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貨買物通財用者也於舊其價重也唐尚書曰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文行至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被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易改轉不相因先時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貨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三品之末古而於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也

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也古者天災降矣降下也矣至也災謂水旱蝗螟之屬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也資財也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實其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價乎廢輕而作重則本場而民財價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之之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其也遠志通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於瘵瘵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為用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周固言駟國也天

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言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書言逸書也關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不從之患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榛常而有也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也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于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章未盛故君子求其樂易也夫旱麓之榛楛殖也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彫傷也穀地為田海地為疇荒蕪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地為疇荒蕪也蕪穢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潢汙小曰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民設窮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曰窮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二十年也賈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鮮言分也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林鍾陰聲之大者也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鍾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

國語 卷三 十九

逸書(公羊)

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

故先王之制鍾也夫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木長七尺者法繫之以鈞法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者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倫倫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

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眇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敬猶嘉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也

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於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

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也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

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眇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眇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眇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匪之度匪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狂悖眇惑說子朝寵賈孟也轉易過惡變子朝通將殺大臣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

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蓋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鍾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州鳩名也對曰臣

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鐘尚羽鐘聲大故尚羽也石尚角石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角清濁之中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

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鼓也木柷敔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民樂和則諧政和則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鐘為商大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鐘磬五聲也絲竹以行之絲竹以行也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歌以詠之詠詩也書言歌匏以宣之宣發也瓦以

相保曰和和係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鐘也磨之石磨石以為磬也敷之

絲木繫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也越謂為之孔也樂記曰朱絃而越謂為之孔也節之鼓節其長也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風也正西曰兌為金為閭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木為明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火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電散滯陽不藏久無冰李梅實之類是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無利

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

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賈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賈故妨於樂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

陽陽

死修小同也
カヲカ

射也大大林也言大麓之細聲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近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

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財樂以殖於是乎道之以中德

詠之以中音中音中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饗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

賈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使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財賈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二年也王謂伶

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為鍾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

之則為和言聲音之道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

其不濟也昔者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

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金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

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問律於伶州鳩律律也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六律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

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餘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

古之神督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督古樂正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考合度律均鍾百官執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

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上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取

天之道也天之大數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

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六律正色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為官法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管長六寸六律之始也故九九六陰陽

六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鍾言陽氣聚鍾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偏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

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太簇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二曰太簇正月太簇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

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

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分寸之二二十六蕤委柔貌也言陰四曰蕤賓所

功之則成民使無疑貳也六月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分律長四寸六分律長四寸五分律長四寸四分律長四寸三分律長四寸二分律長四寸一分律長四寸

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偏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

而法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四也管長八寸八

陽為首不名其物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

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分律長三寸一分律長三寸

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越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鍾坤初

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

律長六寸林泉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微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

五間南呂扶陽秀秀也八月南呂坤六

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

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器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律呂不易無毀物也律呂不變

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功陳祭器按程度母作注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也

國語 卷三

順其時則神無效
行物無害生也
細鈞有鍾無鐘昭其大也
細鈞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鐘小鍾也昭明也
有鍾無鐘
大調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鍾無鐘謂兩不相和故云去鍾而用鈞以小平大也
甚大無鐘鳴其細也
甚大謂宮商大鐘也則又去大
昭小鳴和之道也
和乎之道也
和平則久
久可久也孔子曰縱之純如也
純明則終
終成也書曰終復則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
故先王貴之
貴其和平可以移風易俗也
王曰七律者何

終成也書曰終復則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
故先王貴之
王曰七律者何
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鐘為宮大族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也
從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於十一月
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
折木其間為漢津謂戊子日宿箕七度為
辰在斗柄
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
星在
天元龜
星辰星也天龜次名一曰亥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龜謂周正月辛卯
星在
辰之位皆在北維
星辰星也辰星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
顛頊之所建也
顛頊受之帝嚳所代也
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禮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頊頊水德之王立於
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水德當受於水猶受之於顛頊也
妣王季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龜傳曰有逢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及曰有星出於須女妻氏任氏實守其祀
一度分屬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
須女天龜之首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
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
皇君也生日母死曰妣太姜大王之妣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太姜之相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
姪伯陵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龜故祀天龜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憑憑依也言天龜乃皇妣家之所憑依也非但合於水水
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
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也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歲星在鶉火鶉火周分野
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
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馬也故曰辰馬言祥
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
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
自鶉及馬七

農祥也
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自鶉及馬七
列
鶉火之分張十六度天馬房五度歲月之所在
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角亢五房也
南北之揆七同
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龜
子鶉火周分野天龜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于其
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律也律和
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
王以二月癸亥夜
陳未畢而雨
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收野之日夜陳
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
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也
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畢
夷平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武
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
陳之時周二月春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
所以藩屏民則也
屏蔽也羽之義以其能
藩蔽民使中法則也
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
于牧之野
布戎陳兵謂陳之展且甲子昧爽左使黃鐘右秉白旄時也
黃鐘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鐘在下故曰下宮也
故謂之厲厲六師
各此樂
所以厲六
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
商紂都也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
紂之多罪太簇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
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太簇在下故曰下宮也
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三王大王王
季文王也
反及羸厥內以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羸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以宣
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宮也
故謂之言亂亂所以
優柔容民也
亂治也
柔安也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故謂之言亂亂所以
優柔容民也
早王既殺下門子
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早王無適子既
立子猛又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傳下門子也
實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孟
周大夫子朝
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
憚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美為犧祭所
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也
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
信畜矣
信誠也難畏其宗廟之用故自斷
其尾此誠六畜之情不與人同也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
子朝已自為犧當何害乎人君見服有似於
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
言難惡為人所可爾也
人異於是
宜君人事宗廟也
犧者

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
犧者
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自鶉及馬七
列
南北之揆七同
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王以二月癸亥夜
陳未畢而雨
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畢
陳之時周二月春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
所以藩屏民則也
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
于牧之野
故謂之厲厲六師
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
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反及羸厥內以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故謂之言亂亂所以
優柔容民也

優柔容民也
早王既殺下門子
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
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
信畜矣
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
犧者

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犧者

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王弗應弗應者曉意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

而崩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莒長弘欲城周為之告晉景王子悼王弟白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也長弘周大夫莒叔也欲城周者欲城

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成周也衛彪侯適周聞之侯衛大夫見單穆公曰莒弘其不殺乎言將殺也周詩

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既時所歌也支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

也以為既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為既立成立行禮不坐也

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節體也典章也與類也言既禮所以教民敬式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比類也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

民戒也惕懼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知天地之為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

以遺後之人今莒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

而即怡淫即就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

犯害猶不可救而况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崩喻難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

其難孔甲為後十四世亂夏亂禹之法也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也立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立王契也躬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曰玄王勤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幽王

亂之十有四世矣自幽王至今勤守府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今周十

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

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俊乎蕩壞也小阜曰魁陵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毀高山以為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俊止之時也單子曰

其咎孰多謂長也曰莒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叔引字也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夫天道導可

而省不導達也莒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支所違天一也支所反道二也以天道誑人

三也感劉子也周若無咎莒叔必為戮雖晉魏子魏獻子也亦將及焉及若得天福其當身

乎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也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

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是歲於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元年也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

也大陸晉藪也及范中行之難莒引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莒引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

范氏世為婚姻其引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引范氏世為婚姻其引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引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為貞

卷第四

魯語上

韋氏解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壯公長勺魯地曹劌魯人也莊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同也初魯與莒公立其

無知殺襄公魯管夷吾即忽奉公子糾來奔魯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莊公戰于乾時莊公敗績故十年齊伐魯戰于長勺也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不愛

牲玉於神牲犧牲玉珪璧所以祭祀也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歸於上民和而後

神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

國語 卷四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壯公

無知殺襄公魯管夷吾即忽奉公子糾來奔魯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

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

牲玉於神

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

民和而後

神降之福

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

國語 卷四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壯公

時財不過用不過用禮也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無不供祀非獨已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

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偏也優裕也不咸民不歸

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其子者也裕饒也其子食也民和年豐

為優裕也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也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

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也知夫苟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智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

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相朝相朝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霸時亦取於此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時之美我

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也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眾也天子祀上帝

由荒怠其間朝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望也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祈福為農始也收擴而蒸納要也

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也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書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棟頭也昭謂桷一名棟今此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棟也

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魯手匠大夫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公也遺後之人法使無

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

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已上公弗聽也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覲見夫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主男女贊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也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

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從行也夫婦執贄不過束栗以

告虔也束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鵝為工商執雞也章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

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

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鑄名器也鑄名器名器鐘鼎也藏寶

財寶財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公曰誰

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

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於職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

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也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

在上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也圭裸也之圭長尺二寸有瑱以禮廟王磬鳴環也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言羸幾卒辰至也若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大懼之周公太公之命

已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大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三公也昭祀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寧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職貢如此賈唐得之矣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戾罪也不腆先君之幣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穀久積則以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也

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鄉食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也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魯魯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盟于洮又盟于向故孝公伐魯討此二盟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病不能為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展禽也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恥小事大所以禦亂也

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使加已亂亂在前矣亂惡也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趨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之也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場之司疆場使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弊邑之野敢犒輿師輿衆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也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卅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也君今來討弊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也魯僖二十八年也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討之晉故文公執之見周語中也使醫

鵠之不死鵠鳥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傳曰晉侯使醫行鵠衛侯無死其前其醫薄其鵠而不死在魯僖三十年也醫亦不誅誅不誅醫者諱以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莊公之子僖公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夏不式天命以六師移之謂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戮書也中刑用刀鋸鋸割用也大刑用甲兵謂謂甲兵其次用鑽笮鑽笮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謂甲兵其次用鑽笮鑽笮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謂甲兵

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今于晉人鵠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使者醫也諱而惡殺之也諱殺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救恤也君若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也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也使亦曰魯曾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亦不可惡也公說行王二十穀乃免衛侯雙玉曰穀傳曰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穀王許之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也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也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有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諫也固猶安也故解有罪之地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也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有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諫也固猶安也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有罪謂不禮文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班次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猶尊先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章明惡有費雖貴罰也費非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韓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也言其遠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也典法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湯周以勞定國則祀之微周高祖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修觴之功觴功雖不成禹亦有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商司徒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而祖顓頊顓頊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禘禮祭法有虞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天之三辰
地之五川
五祀之生
五祀之生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海多大風冬煖煖爰居之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御一

文公欲施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與也施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

寬者於外寬地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也位謂爵也言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車服表之章也車

貴賤有等所宅以自章別也章之次也有章服者祿次之食也居次舍之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

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其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

次為寬利下而女也為夫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言朝夕者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

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祖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若罪也則請

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唯里人所命次里人里宰也公弗取臧文

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叔也淫

公欲施卻敬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也卻敬子魯大夫卻敬伯之後女孫敬伯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

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嘗禘蒸享之所致君昨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享

致昨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宜以為禘也致君之致昨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宜以為禘也致君之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謂受

國奉聘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宅有世數也今命臣更次於外次舍也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

命職事於臣臣在外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不取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蒸將躋僖公躋升也賈侍中云蒸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

魯文公三年喪畢魯祭先君於太廟升屋上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也僖公之

而立凡祭祀秋曰嘗冬曰蒸此八月而言蒸用蒸禮也凡四時之祭蒸為備傳曰大事者禘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

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

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夫祀昭孝也昭明也明各致齊敬於

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皇太故工史書世工史官也史大史也世次先宗祝書昭穆宗祝掌其禮祝掌其位也

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自方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

季莫若文武稷也也王季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不使相魯未若商

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

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

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犯人道二犯人以逆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

抑刑戮也其天札也不終曰天疫死曰札唐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得沒

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必以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

昔太子僕弒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他既立僕又愛以其寶來奔寶王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宣公使

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使僕也命告也曰夫昔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

其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為我子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子里革遇之而更

其書里革魯太史封也遇僕人見曰夫昔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

有討猶懼以不給若為元侯之所元侯所謂作三軍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

者明已有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襄昭皆如林廷襄昭公也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水名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

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代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

葉矣不知其他業事也匏有苦葉詩節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

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共濟而巳解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

涉矣詩以言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是行也魯人以苦人先濟諸侯從

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卒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叔仲昭伯曰君之來

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惠伯之孫為其名與其眾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今王死其

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子惠伯

夫仲孫他之子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

也憚難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義楚非以楚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

服焉慶猶賀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芊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

子言必自當之故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子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

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將為喪與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

之舉動而往況之至漢聞喪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當其政

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臣求除其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

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若從君而

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且失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

有守國之備則可也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龍衣下

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若得楚師以伐魯

魯既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風武子名也言風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若楚之克

魯克勝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

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無亦也同類同姓也攘却也言楚亦將若不克魯君以蠻

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子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醉而怒

醒而喜庸庸何傷庸庸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追而子之恐公怒故子股肱魯國

以生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此壘書公未言榮成子曰先言也子股肱魯國

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

隸役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欺謂壘書言卞人能

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傳曰公治致其邑也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將時也能賈能也能

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傳曰公治致其邑也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將時也能賈能也能

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蔡公孫

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子孫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

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惑疑也蔡子家曰楚

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

武訓也訓教也蓋先後而趨必卒伍舍則守王關王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

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

有其心矣有謀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為害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

心之文也言心所好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也

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邾敖楚康王之子慶棠有疾圍緡而殺之葬之于邾諸侯謂之邾教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也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

叔孫穆子為戮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邾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曰吾為子請於

楚穆子不予梁其蹯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蹯穆子家臣也

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

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即當復以財貨求免而成私欲則公義廢也雖可以免吾其若

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彼者言諸侯之卿當有以貨私免者也則我求

安身而為諸侯法矣法免也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患作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道之衷中是昭

其不衷也余非愛化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也且罪非我之由由武也為戮何害何害於我

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星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無貨故不出見之也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家口

曾阜曾阜魯人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也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

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鄆昭公不與盟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魯人兄弟魯人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貳心必

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於魯也不可以不恭

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何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也若我往晉必患我

誰為之貳患謂見執若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晉人執平

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政卿韓獻子之子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

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問晉之禍伐取朝歌朝歌晉大夫欒盈也

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晉也

踦跛畢行無有處人踦跛躄也以從軍吏次於雍渝次舍也雍渝地也與邯鄲勝擊齊之左

勝晉大夫趙盾之子須子也食采邯鄲左左軍也

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也

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共敬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政卿季平子之子也或得土如瓦缶中有土羊也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木石謂出也越人謂之山繖音蝮或作蝮富陽有之入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蝮蝮山精做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積羊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罔或曰罔象食人一名休腫唐去積羊雌雄不成者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戒之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肥得一言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繼能勞能自甲勞貴而不驕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蒧酒蒧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蒧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為客睹飲尊一人以為客也蒧進焉蒧進也睹父怒怒也相延食延進也蒧相辭曰將使蒧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之禮也蒧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之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也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妻也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也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朝也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朝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也上下天子已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忤季孫之怨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居吾語女居坐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瘠瘠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

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去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維陳也旅眾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

國語 卷五 三

馮相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四月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染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而後即

安即就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命事也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夜儆百

工使無愆淫而後即安愆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

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受業受事於朝也書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復也夜

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皆先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賤真也王后親

織玄統謂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緹既緹統復加之紵緹也冕曰紵緹之無卿之內

子為大帶卿之適妻白內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

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皮弁素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

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分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

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言何意則有辟故吾異而朝夕修我日必無廢先人其莫望也而女爾

今日胡不自安欲使我不續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承奉也以是怠惰之心奉君

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門也門比日

不踰闕闕限也皆二人也婦美不踰闕而出康子不踰康子不踰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也昨不受

徹俎不宴禮祭主人對賓賓酢主人不受於美宗不具不繹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仲尼

言也賈侍中大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也
具謂宗臣不具在則為不與繹也
繹不盡飫則退
說曰飫安私飲也昭謂音飫坐曰安言宗具則與繹
仲尼謂宗臣不具在則為不與繹也

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鄉食其宗老家臣稱老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而為賦綠

衣之三章綠衣詩節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師亥聞之師

魯樂師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士男女之饗謂相饗食之禮不宗室之謀不過

宗人虞唐去不過宗人不與他姓議親也昭謂此宗人則正宗臣也亦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

而昭矣不犯不禮也微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

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辱自屈辱共奉請無瘠色毀瘠之無洵涕無瘠涕出

招應招印也無憂宥谷有降服無加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

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言處女之智不如婦公父氏之婦智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

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父子之喪不相仲尼聞之曰季

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

吳伐越隋夫會稽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獲骨焉節專車骨一即其長吳子

仲尼

階級加招

仲尼

仲尼

使來好聘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

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山川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氏君之名也連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也

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社稷之守者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汪芒氏長狄之國名也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封山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淮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淮僂西國名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計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柎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隼鷩鳥也防風氏也

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百蠻也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為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柎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

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視也故銘其柎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柎箭也

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廢後古者分同姓以珎王展親也

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也使求得之金積如之積積也金以金幣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問丘來盟齊立齊大夫問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康子通焉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也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邠為首邠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也謂驕也

事有恪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王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恪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去受之於先古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為滿也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孫穆王南征而不反

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之師若殺請為靈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今吾子之教官僚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屬下僚耳非同官之僚也同僚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道尚為恭如其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我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去井耳使舟有訪

諸仲尼舟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仲尼不對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六十者還田也砥平也平遠邇所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疆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人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力謂錄役以夫家為數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疾廢疾也

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去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則徵之無則已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也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其歲有

仲尼

歲也至庚也聘禮曰六十曰使十使曰秉秉三百
四十斗也四秉曰百十管曰後後六百四十斛也
先王以為足足供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
矣籍田之法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且也時康子不聽魯

卷第六

齊語 全了分卷小言命下同以 又齊カレリ小言命下同以 韋氏解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
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以姓之後鮑敬辭曰臣君之庸臣也

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

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鄉姬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

也寬則得眾惠則足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

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於軍門若桓

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鮑叔對曰夫為其

君動也君子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桓公曰若何若何鮑子對曰請諸

魯是時桓公使鮑叔督魯殺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

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

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

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

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屍授之授子齊莊公將

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欲得生自戮之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

未得請也猶未得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

豐三浴之以香塗身曰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而與之坐而問焉還國與曰昔吾先君

襄公築茅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田狩畢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不聽國政卑聖侮

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九妃六嬪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陳妾數百

也陳列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製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

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為治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

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武王之合君年叟比校民之

有道者合會也叟老也此比方也校考合也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同禮正月之言懸法

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均也治政比級以度比其眾寡也級連導本肇末導等也肇正也謂先勸之以

賞賜糾之以刑罰糾收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桓

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外也伍

以五屬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王就陵為之終以五屬而慎

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

謂士

謂士

謂士

謂士

謂士

謂士

謂士

謂士

謂士

謂士

桓公自莒反於齊
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
使鮑叔為宰
辭曰臣君之庸臣也

魯是時桓公使鮑叔督魯殺
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
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

聖王

佛教的

商農工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貌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羣集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悛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遷焉物事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時言四有其宜也謂死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罕權節即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論比協材也協和也其剛柔生疑釋之時也辨其功苦也苦脆也權節其用也節節其大小輕重論比協材也協和也其剛柔也且暮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也以飭其子弟飭教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而預資之也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賤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輶馬服謂牛服車也輶馬車也詩云既彼牽牛不以服箱其賤賤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耨芟耨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偁勾之宜也及寒擊粟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時也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耰也耰摩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鉅在極曰挾槍耨也鉅也且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襪解也茅蒲蓋也襪襪也露體塗足露濡也日恭其髮日恭其髮也盡其四支之敏敏猶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之秀出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民之所居也昭謂國都城郭之域也准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民之所居也之鄉六王商各三也二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公帥五鄉焉五鄉是謂中軍國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為族車之族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掌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三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或事也隱匿也寄託也

軍令託於國政若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國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

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司也四里為

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令也五家為軌故

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

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戎僕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

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鄉也萬

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旅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治兵也

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使蒐田以獮治兵也獮田秋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世同

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死致

以相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

於天下作方當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

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勝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

秀出於眾者膠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為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

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

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

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

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桓公召

而與之語皆相其質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為大設之以

國家之患而不疲患難也疲病也豫設以國家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

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

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

相越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國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大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

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求其事是故士莫敢言一

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之言

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地而表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表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

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

陵阜陸瑾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阜曰陵瑾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殺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奪民時則百姓

國語卷六

上未記載
同力力不
三六六
之床者何
深子一卷

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
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
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
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上未記載
同力力不
三六六
之床者何
深子一卷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適之適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
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也一冉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
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
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
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
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
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上未記載
同力力不
三六六
之床者何
深子一卷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
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
也反還也侵地齊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敝中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以安
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十八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求教多其資幣
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嚮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以監其
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僉上下君臣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上未記載
同力力不
三六六
之床者何
深子一卷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兵也兵管子對曰輕過
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
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為甲也戰車也必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鞮盾一戟鞮罪則制之屬鞮小罪適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
若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間罪宥赦也間罪刑罰之疑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束求也求
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
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
美金以鑄劍戟鑄治試諸狗馬狗馬難惡金以鑄鉏夷斤斲惡廢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試
諸壤土甲兵大足

上未記載
同力力不
三六六
之床者何
深子一卷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水中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
牢收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
里衛之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燕今廣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

上未記載
同力力不
三六六
之床者何
深子一卷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水中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
牢收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
里衛之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燕今廣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

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鉤陰鉤陰地名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

鄆紀故紀侯之國鄆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比周制耳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

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

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汝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陲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

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制擊于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飭牲陳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歃血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西征攘白狄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泚

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桴也拘夏桴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

諸侯咸周而城之諸侯咸周而城之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輅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在魯僖十三年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阼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安內傳宰孔於蔡丘致胙向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

會三屬亦會也每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於鄆魯僖九年會于榘十三年會于穀十六年會于淮樂會于魯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九會也諸侯甲不解

朝天子謂首止之會魯僖王太子謀寧周也蔡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周之公也非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

公懼出見客客宰曰天威不遠顔咫尺遠遠也顔面目之間也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

拜承受恐墮越於下以為天子羞墮墜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

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鈞樊纓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綵也正幅為綵旁屬為旒鈞樊纓之鈞樊馬大帶纓當首前革為之皆以五采刺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以為軍門若牙門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適于哀姜哀姜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謂立僖公而成魯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也

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動為救患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

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幣幣也禮酬禮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縷綦以為奉奉縷其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縷縷文歸言重而歸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也莫之敢

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無不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

備後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

也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
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

苦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又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

征幾幾共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也築葵茲且安負夏領釜

丘四者皆厄塞與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也築五鹿中牟蓋與壯

丘四塞諸夏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衛蔽也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與也隱藏也

五刃五刃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楯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

勳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大夫

